



走进博物馆如今日渐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文化享受之一。而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当我们穿越在历史的隧道中时,女性的“可见度”也在增长。在女性缺席公共世界的漫长时期,女性生活往往在历史记录中处于边缘状态。而如今,性别视角也正在重塑公共文化。许多文博机构和策展人试图打捞女性的生命故事,还原更完整的历史图景;即便在并非女性专题的博物馆常设展中,观众亦发觉,女性从未在历史中缺席,开始自觉关注那些与女性生活有关的文物与记载。

故此,文化周刊即日起推出“博物馆里的她印迹”专栏,走进各大博物馆,探寻其中有迹可循的女性历史,带读者共同欣赏不同时代与社会背景中女性的风姿、生活场景与内心世界,体察她们社会地位的变迁、觉醒与解放的历程。

盛夏光影里,寻找“她印迹”的脚步就此启程——不妨,看看博物馆里的女性,看见更广阔的历史与文明。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庭院里,她们垂首劳作,温柔而坚韧;天地间,她们裙裾翩然,自由而蓬勃……相信,第一次向敦煌壁画凝神看去的人,都会被其中绚烂多姿的女性形象吸引——我们不禁好奇,在这承载着古代文明和智慧的戈壁大漠,女性曾经如何生活?是否留下了更多的历史印迹?

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仍有机会走近她们的世界。如果说,壁画上的色彩见证着女性的力量和美丽,那么,敦煌遗书的卷轴中,则记录着女性的团结与博爱——那是关于“女人社”的珍贵记忆。

敦煌女人社是最基层的“妇联”

敦煌文献,卷帙浩繁。在关于“女人社”文献的研究中,敦煌学者们发现,早在汉代、魏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民间结社的现象,在藏经洞出土的300余件社邑文书中,就有两件关于妇女结社的文书,即编号为P.3489的《戊辰年正月二十四日(旌)坊巷女人社社条》和编号为S.527的《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它们真实记录了古代女性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实践。

一直致力于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某种程度上,敦煌女人社是女性联络感情的地方,它给了妇女一个释放压力的空间,妇女可以通过互助解决一些问题。通过女性参加社会活动,体现了女性对自己权利与社会地位的争取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它的出现,显示出一定程度上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

《长相思》虽不是“爽剧”却能赢得观众的心;虽是玄幻古偶剧,但无疑也有观照现实的力量。



敦煌遗书中的“女人社”



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段文杰临摹-盛唐

何为“女人社”?“社”的原意与祭祀有关,伴随“社”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人口的聚集。赵晓星说:“中国民间很早就有结社的习俗。在敦煌文献中关于‘社’的内容很多,根据设立的宗旨和社内的成分不同,有兄弟社、亲情社、官品社、坊巷社、香火社、燃灯社、亲人社等等,其中,‘女人社’是指专门由女性结成的民间团体,是私社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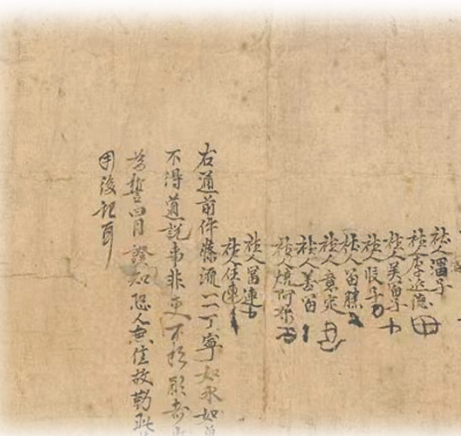
在敦煌文献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中,有这样的记载:“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滋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城(咸)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如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为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

这段记载大意为,新的一年,“女人社”再立新规,特别指出要“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表明了立社宗旨。赵晓星说:“文书中的显德六年,也就是五代后周时期。从这段文书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到,社约中有类似章程的内容,其内容包括结社目的、立条缘由。”

社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脱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责。”“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斗,灯油一盞,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孝,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在席上喧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戒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决杖三棒后,罚醴成席一筵的无免者。”

社官尼功德进(押)
社长侯富子(押)
录事印定磨柴家娘(押)
社老女子(押)(以下名字从略)
……

从以上文字可以发现,“女人社”的组织十分严密,社内的社官、社长、录事、社老,都由社内民主推选,社内一切义务人人分担,一切活动人人参加,不得相违;凡不来或迟



敦煌文献S.527《显德六年(959)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

到者,有严厉的处罚条例。社约中还规定了组织、活动内容以及罚款等具体条款。此外,这件文书还列明了这个“女人社”的15名成员的名单。她们除了一起礼佛做功德,还共同参与各种社日活动,一起吃饭、喝酒、做游戏,提倡社内人与人之间地位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比如,社内尘缘或亲眷去世后,社内其他成员都要出资出力,帮助亡者家人祭祀、追悼、送殡、埋葬……

赵晓星说:“女性之间的互助、协作是敦煌女人社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敦煌女人社就是最基层的‘妇联’。”

“女人社”早于西欧女性的文艺沙龙

古老的文书,记载了一个“不凡”的“女人社”,也记录了一个“超凡”的时代。从P.3489《戊辰年正月二十四日(旌)坊巷女人社社条》和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这两封晚唐五代时期“女人社”的社约文书的内容,可以发现,“女人社”的设立,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女性,已经认识到了社团组织的重要性,而当时的女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在社交活动中也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在许多方面拥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由此可知

当时的妇女社会地位较高。

赵晓星在她的《写给青少年的敦煌故事:壁画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人社”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藏经洞文献却透露出更多真实的信息。敦煌地区这些女性自发组织的结社集体行为,虽然是由于信仰的驱使,但她们结合为群体,互帮互助,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她”力量。她们开始摆脱来自家庭的禁锢,开始尝试开拓独立的社会空间,开始拥有经济上的支配权,“危则相扶,难则相救”。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这个只属于自己群体的社会空间中,体会到了平等与关爱,自由与独立。

敦煌遗书里“女人社”的存在,意义不止于此。

赵晓星告诉记者:“研究妇女运动史的学者专家,往往认为女性结社是从西欧女性主办的文艺沙龙开始的。从很多外国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经常组织以音乐、绘画欣赏、诗文朗诵、舞会宴饮为主题的社团活动,但这类女性社

团较为松散,以邀请制为主,内部也有身份、地位之分。而在古代敦煌的‘女人社’,入社要有‘书面申请’,即入社状,并交纳一定财物;退社时,要有退社状,受到决杖处罚,并宴请全体社人。结社时,不仅有‘山河为誓,日月证知。恐人失信。故勒此条’这样的誓言,还要画押。从这些严格的规约来看,她们设立了类似于今天公司章程的立社条约,合理、明确并有约束性。”

敦煌研究院学者谢生保先生同样在其论文中表示,敦煌遗书中的“女人社”体现出唐、五代时期的女人结社组织形式十分严格,这种严格的组织原则,当是世界妇女团结联合的先驱。从时间上讲,这两件结社文书出现在1000多年前,要比欧洲上流社会贵妇的文艺沙龙早七八百年,因此,这两件女人结社的文书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妇女结社文献,为研究古代妇女团结联合运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没有贵贱之分,彼此关系密切。地位平等,‘大者如姊,小者若妹’。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女人社可以说是世界妇女团结联合的先导,是现存中国最早的‘妇联’!1000多年前,敦煌女性就有女人社这样一个互助组织,并有些类似今天的团建活动,实在难得。它似乎在启示我们,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现代女性,关注现代社会中女性承担的责任与压力。”赵晓星说。

荧屏亮点

《长相思2》:神话故事里的女性觉醒

柯璐

睽违一年之久,电视剧《长相思》第二季开播便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可见其热度之高。通过杨紫、张晚意、邓为、檀健次等人的精彩演绎,《长相思》第一季在不久前的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部改编自桐华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围绕着女主小夭与表哥西炎玱玹、涂山公子涂山璟、神农义军将领相柳之间的爱恨纠葛展开。

《长相思2》剧情上与第一季衔接,玱玹顺利继承了西炎的王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都是新的挑战:玱玹需要统一大荒却也不想舍弃小夭,压抑和隐忍之下暗藏疯狂;璟受大哥涂山篈和未婚妻防风意映的算计,需要尽快查明真相;相柳一直在暗中守护和帮助小夭,但失去了防风邶的身份,又难会对同胞与义父的恩情,只能默默为爱人谋划好未来的一切。而对于小夭来说,她的身世一直是不愿面对却无法回避的“定时炸弹”,除了情感纠葛,摆在她面前的还有更重要的人生课题,那就是直面身世、寻得真相、谅解父母、叩问内心,选择长久相伴之人和自己想过的人生。

除了原著中那些精彩的名场面,第二季增设了许多原创情节,不少配角的故事背景也更加饱满,比如阿念在家国大义和对玱玹的爱之间学会了取舍和成长;馨悦在王后尊荣与男女情爱之间“既要又要”,逐渐变得疯狂扭曲;藤收和离戎昶作为“喜剧人”人设不倒,为观众增添了许多笑料。

作为女性角色,小夭无疑是闪光的。300年的颠沛流离让小夭饱尝“无力自保、无处可去、无人相依”的痛苦,她渐渐学会依靠自己

的力量生存下来。在第一季的清水镇,她不仅开了“回春堂”,养活了老木、串子和麻子等人,还能看到女性的苦难——她细心地看出了出身青楼的桑甜儿与麻子在夫妻关系上微妙的不平等,便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了桑甜儿,让她有了一技之长傍身,也有了在婚姻中的底气。在第二季,尽管与璟之间的情感挫折让小夭心痛,但她依然在发现和补全辰荣王留下的《草药集论》残卷中重新振作起来,将《草药集论》传授给天下医师,还在织邑城重建了新的“回春堂”,继续精进自己的医术。

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这又是一部女主角“自立自强”的“爽剧”。但略有不同的是,小夭并不是当下流行的“大女主”,《长相思》也并不符合“爽剧”的标准,《长相思》既无关复仇也无关“升级打怪”,观众甚至会为她一再牺牲和退让觉得憋屈和“虐感”十足。此外,故事中的设定,也并非“只要是男角色都无底线爱女主角”的基本逻辑,他们都不曾“恋爱脑”只把小夭放第一位。玱玹为了王位与天下大义,不仅献祭了自己也利用了小夭,更无法满足“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相柳为了报答义父的恩情,选择与辰荣义军同生共死,最后战死沙场成全了自己的情义;丰隆看重的是小夭的王姬身份对事业的助益;甚至是与小夭最后相守的璟,也曾因为无法割舍奶奶的养育之恩,要求过小夭容忍与等待。

因此,《长相思》整个系列的本质,是一场每个人最后都得偿所愿的“悲剧”。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无奈,玱玹得到了天下却永失所爱,相柳用战死沙场维护情义与尊严,丰隆成为权臣但也牺牲于大战之中,小夭见证了哥哥的登基与大荒的统一,却也厌倦了一切,和涂山璟抛却一切选择归隐大海,只为

做回自由自在的玟小六与叶十七。正因为每段感情都有错位和拉扯,也无怪观众直呼“各有各的都要哭”。

而作为女主角的小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她是坚强、善良、清醒的,同时也是脆弱的、“自私”的。她重视亲情和家国利益,愿为玱玹牺牲一切,甚至与丰隆成婚;她整理编撰《草药集论》残卷,只为让百姓不再为病痛所苦……小夭的这些品质,无疑展现出了女性坚韧、勇敢、善良的情怀,引导着女性观众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对社会有所奉献。另一方面,小夭虽然在玱玹登帝位的过程中有所助推,也曾救过涂山璟、帮助过相柳,但小夭对权力与高位并不渴望,反而因为童年的创伤造就了她对亲密关系的的不信任。虽然致力于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实则内心深处依然期盼长久的陪伴和无条件的守护,这也是许多观众遗憾小夭没有坚守自己的意志,最后仍然选择了“恋爱至上”的原因。不过,小夭的这种创伤与痛苦,在现代女性中也很容易找到共鸣,许多人也经历过难以治愈的创伤,对亲情、爱情和友情既有期盼也有困惑。因此,《长相思》虽不是“爽剧”却能赢得观众的心;虽是玄幻古偶剧,但也有观照现实的力量。

虽然围绕《长相思》的剧情与人设上存在诸多争议,但从小夭的故事里,我们还是看到了从“无力自保、无处可去、无人相依”到“有力自保、有处可去、有人相依”的成长,也看到了她最终拥有选择回到人间烟火自由。比起苛责,小夭在面对生活的自洽和选择,以及重重遗憾之下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取舍,也许更值得女性深思。毕竟,真正的觉醒不仅在于勇敢地戳破虚幻的神话,还在于学会真正认识与超越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以及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



吴孜

如今,上海夏季音乐节如同一池碧水的“心脏”,它的搏动激起了阵阵涟漪,荡漾开后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了古典音乐的精妙……

2024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有一个标题,“音乐与朋友们”。顾名思义,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余隆围绕着两个核心话题策划了这场音乐会:为2024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选择最适配的曲目,以及召集近年来为传播古典音乐的朋友们来参演开幕音乐会。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艺术家的生涯》、柴可夫斯基的《随想曲》、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马琳》、柴诒一的《友谊永恒序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行板”,以及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就音乐会曲目而言,除了一打眼就知道是专为一支交响乐团创作的曲子以外,颇难判断余隆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每一首作品,像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一首交响乐团配合一架钢琴的著名曲目。2022年12月,年轻的钢琴家张昊辰与余隆领衔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过勃拉姆斯的两首钢琴协奏曲,一时间这两场音乐会成了上海古典音乐迷之间热议的话题。勃拉姆斯一生只创作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两首作品完成的时间中间隔了24年。假如果说,20岁时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激荡着这位作曲家对动感青春的话,那么,年近百岁时作曲家情感变得深沉了,音乐语言相比前一首也沉郁得多。所以,听罢张昊辰弹奏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场的迷迷们纷纷感叹,年轻的钢琴家对作曲家的中年情怀能那么感同身受且展示得真挚感人,实属珍贵,以至于现场的迷迷纷纷在张昊辰的琴声中因念及自己的人生况味,而垂泪。

此回,选择此曲中的“行板”作为音乐的“豹尾”,余隆会邀请谁来演绎呢?哪些朋友会接受余隆的邀约,将美不胜收的古典音乐分享给济济一堂的音乐爱好者?指挥家杨洋、黄屹、孙一凡、金郁矿,小提琴演奏家宁峰、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秦立巍,钢琴演奏家张昊辰、王雅伦——这些都是写在海报上担任独奏的音乐家的名字。当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者们鱼贯而入安坐于静候演出开始时,有心的资深乐迷欣喜地发现,当晚的首席是“上海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李伟纲。

前不久,李伟纲在上海爱乐乐团与四重奏乐迷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围绕着上海四重奏从无到有、再到闻名世界乐坛,以及四位演奏家怎么配合才能抵达弦乐四重奏的最高境界等话题,李伟纲娓娓道来。而现场弦乐四重奏的爱好者的积极互动,让李伟纲格外松弛,开心地回忆起了童年的学琴趣事,自然也提到了从童年到少年在弄堂里一起玩耍的伙伴余隆。

在音乐中相互勉励半生的李伟纲和余隆,已成招之即来的挚友。只是,来客串余隆担任指挥的乐团的首席,还是让乐迷们体会到了音乐的黏合力。我们聆听李伟纲带领的乐团在余隆的指挥下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起步,直到“末乐章”瓦格纳的歌剧序曲,每一首曲子都演奏得音色饱满、配合得丝丝入扣。谢幕时,担任独奏的音乐家们悉数登场后,不约而同地转向乐团,要把李伟纲请到他们身边。他们比台下的我们更懂得,当晚余隆的这位朋友在乐队中所起的作用。

可是,每一位被请到现场的余隆的朋友们,又有谁设为音乐会增添一抹色十足的色彩呢?勃拉姆斯《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行板”乐章,起始乐句原本是由乐队中的首席大提琴担纲的,那晚,余隆为我们请来了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特别容易动情的王健与张昊辰合作的“行板”,呈现出来的情感颗粒特别细腻悠长,琴声中我们听到了有对往昔不可追的遗憾,更听到了有对未来不可知的彷徨和期待。后来,上海交响乐团在公众号上放出了这首乐曲的演出视频,一位乐迷留言道,“张昊辰和王健(的演奏)太戳心了。”试问,那晚哪一位演奏家的演奏没能打开乐迷的心扉?像小提琴演奏家宁峰演奏的克莱斯勒的《美丽的罗斯马琳》,若不是为了要严守古典音乐会的聆听纪律,我们大概会随着琴声翩翩起舞了。

上海夏季音乐节创办以来的十多年里,主音乐会的演出场所从上海音乐学院内的音乐大棚到浦东陆家嘴的中心绿地,再到今天相对固定的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乐迷与被我们昵称为MISA的音乐节一起,抗击过不期而遇的台风和预料之中的酷暑。起意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节的音乐家们,起先大概只是为了上海能与柏林、伦敦等世界大都市一样有一个能让乐迷在夏季狂欢的节日,渐渐地,创办者对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如今,上海夏季音乐节就如同一池碧水的“心脏”,它的搏动激起了阵阵涟漪,荡漾开后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了古典音乐的精妙。

回想上海夏季音乐节创办之初,乐迷还只能去当时位于湖南路的上海交响乐团购票,在那里,我们可以拿着节目单从场地勾选自己心仪的音乐会场次。到了2024年,说每一场音乐会的票都秒空,已经毫不夸张。这种疯狂的购票节奏告诉我们,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朋友圈在一年年地扩容。

在上海夏季音乐节,遇见古典音乐之友